

皇朝經世文統編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七

文教部七 禮樂

天地合祭辨

秦惠田

天地合祭始於王莽後遂因而行之由漢歷唐千餘年分祀者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其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餘皆王合祭儒者多非之其紛爭聚訟者莫如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元豐王合者王存曾肇也元祐王合者顧臨八人而蘇軾六議為最辨今考軾所議表而論之其失有十焉軾之議曰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皇地祇亦宜從上帝而合祭於南郊古者祭天地特牲未嘗有百神從祀也百神從祀乃後世潰亂之舉軾乃以書舜受禪告群神為證不知此正專祭上帝之明驗也如果百神從祀則類上帝之下不應又種六宗望山川徧群神矣其失一也軾又曰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禮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以破陽時陽位不可求陰之說夫既不以配月從祀之故而廢秋分之夕月何得以地祇從祀之故而廢夏至之方澤耶其失二也軾又引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為合祭之明文謂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未有敬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敬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敬天而不敬地豈有此理哉是不知圉丘方澤正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為一祭則但云郊祀足矣不必標舉天地也孔疏云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其意甚明若謂敬天而不敬地考詩詞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意謂我周受命而為天子當主天地之祭此猶言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指天之功德而敬頌之也且天亦何可以功德頌美也哉是終篇雖未嘗敬地并亦未嘗敬天蘇氏乃指一天字遽謂之敬天不敬地過矣夫此詩唯不稱所祭之功德而成王不敢康以下但言王祭之基命緝熙嚴恭寅畏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當時劉安世已折之曰序乃後儒之詞亦謂成周之世各敬此詩以為樂章耳不可據以為合祭之證其失三也軾又曰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莽者也嘗采用元始合祭故事嗚呼諱事元后同席其罪潰亂大典而以為禮之是則天下事何者為非耶且沛公親滅秦而所用者皆秦法非秦法果足尚也武王未受命未遑制作必待於周公今以光武襲元始故事遂謂莽本足法其失四也軾又以漢魏及唐皆合祭為證夫漢魏及唐誰則能復古禮者不以三代聖人為法而以近世一切苟且之治為法其失五也軾又謂周禮一歲祀天享帝四時迎氣祭地享宗廟凡十五祭皆天子親祭而又有朝日夕月四望山

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宋室之禮先享宗廟乃祀天地三歲一郊又謂今所行皆非周禮獨於祭地祇欲從周禮為非義不辨周禮之是與今禮之非而但言國朝之禮非子孫所可改易是孔子應以魯季氏之禮為禮而饋羊決不可復存其失六也軾又謂古天子王畿不過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機務之煩億萬倍於古則周禮不可行然古之帝王或盤於游畋或不遑暇食或總攬大綱而有餘而親決庶務而不足俱由人主之自為而禮之可行不可行曾不在是軾之所言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其失七也軾又謂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如無損以致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不知此後世之繁文也守繁文而棄古禮其失八也軾又曰盛夏出郊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是盛夏之月君若臣但當棲遲宴息而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也其失九也軾又謂郊有賞給三歲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養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軾之意難於失人情而不難於改古禮其失十也至於六年一祭之議十月祭地之議禁中望祀之議說本悠謬夫軾之主合祭也堅執其辨如彼其謬如此劉安世曰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可謂深得其情者明夏言疏謂元豐元祐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養之費每傾府藏故從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則天地合祭雖主是說者亦不能自以為是矣說者又以召語用牲於郊牛二為合祭天地之証是又不然

欽定書傳曰用牲於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歟祭雖有久夏至之分而此於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此亦足破傳注之惑而奪議者之所據矣紹聖三議黃復言南郊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共牢逮乎先帝始廢止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潰亂典禮此言深悉合祭之病根明嘉靖議分合祭之禮議者多據周禮以分祭為是惟霍韜言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夏言疏駁之曰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則去圜丘方澤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此言足明分祭之可據兩議可為萬世定論矣夫合祭分祭理有攸歸及今已無異論然當前代盈廷屢議時主合祭者往往不能奪分祭者之理可見人心不可泯而主分祭者往往不能屈合祭者之勢可見人欲之不易克觀明世宗南北郊之制甫定神宗萬歷三年閣臣張居止進郊禮圖冊仍以孟春合祭為說其言曰久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酷暑而駘弄於炎暉之中時義為戾夫身為大臣不以敬天勤民相儆助而以便安逸豫為逢迎隱微深痼前後一轍可哂也夫我朝定

南北郊之祭 天子歲必親行祫累代之陋規遵古經之正禮可為萬世法矣

郊祀分合議

顧棟高

天地合祭始於漢元始中且後東漢建武唐天寶宋建隆迄於熙寧及明嘉靖初年皆因之而宋元豐之始議分祭也置局議定而後行然冬至親祀夏至但遣官行禮則地祇反不與親祀之典故元祐七年復議於南郊設皇地祇位至八年蘇軾引昊天有成命為合祭明文發六議以難羣臣於是主分祭者四十人主合祭者僅八人紹聖三年遂罷合祭詔以夏至親祀北郊而卒未行也明洪武用合祭嘉靖中以給事袁宣言分建南北壇然一祀之後并南郊亦未嘗親祭矣此自古郊祀分合之大凡也夫昊天有成命據國語為祀成王之詩小序之荒謬朱子多駁之固不足以為信矣而倡為合祀之說者王莽也彼徒附會王者父天母地之文而遂以天地之大等之夫婦同年之禮其為瀆侮不已甚乎故合祭之非不待辨而自明也不合祀則宜用分祀矣然主合祀者固失而主分祀者亦未為得則以其說之不盡合於經而無以服其異議者之心也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圜丘方丘與南北郊之分地而祭者其說蓋本於大司樂不知大司樂所謂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夏至日於地上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者蓋言樂作而天神地祇人鬼皆感而至猶書所謂虞賓在位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耳於祭何有而妄增兩丘於南北郊之外此其不合於經者一也然晉秦始間嘗并圜丘方丘於南北二郊矣後一襲用於唐而今竟罷之固知其說之無足據矣若夫郊之有南北則古今以為得分祀之正而未有明其非者也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愚考春秋書郊者以十數曰郊曰卜郊曰用牲於郊未有兼地言者亦未有以南郊稱者蓋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禮數則不同禮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得祭母母卑於父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祭地地卑於天也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古者無祭地之禮有祭社之禮寓地之祭於社而社之祭與禋並舉不與天對稱尊陽抑陰之道也社有二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大司徒設其社稷之遺天曰血祭祭社稷則大社也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軍旅宜於社則土社也王社設於宗廟之右而大社立於國中既曰祭帝於郊又曰祀社於國一郊而一國則知大社之建不於北郊明矣郊特牲疏社祭一歲有三月令仲春命民社詩甫田曰以社以方謂秋祭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時舉祭不以夏則知無以夏至祭地於北郊者矣此其不合於經者又一也案南北郊之說考之於經既無其事祭社之說証之先儒五峰胡氏等言則歷歷不爽今若欲如古

禮必廢北郊而復立大社於國中以春秋冬一歲三祀之而不敢與郊並然後可以盡合乎先王之制而大服乎好異者之心然而古今異尚禮貴變通王者期於敬天奉地之無失而已矣必欲取歷代之成法盡變之紛紛更作此勢之所不能也若世儒之論以兩郊分祀為先王之制則不然也是不可以不辨

祭地祭社不同論

秦憲田

祭地不同於祭社經有明文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祭天地地方性夫曰祭天地則天子之事劉執中曰惟為天子得以主天地之祀地之為社一也其濟生於物隨人大小天子父天母地有至之日祭於澤中之方丘則曰皇地祇主之者獨天子為是祭地之與祭社天子諸侯尊卑殊而廣狹異今詳考其禮之不同者十有三周禮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又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於地祇此祭非諸侯所得與其不同一也詩周頌載芣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良報序秋報社稷豐序秋冬報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於公社或以春或以秋冬從未以夏至者是祭之時不同二也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夏日至陰生日之甲陽始是祭之日不同三也方丘在澤中社稷在庫門內是祭之地不同四也儀禮祭地瘞圉禮以血祭祭社稷是祭之名不同五也禮器瘞埋於天折用駢犧郊特牲社稷太牢是牲不同六也郊特牲器用陶匏犧尊疏布鼎周禮壺人社壇用大罍是器不同七也祭地用衮衣祭社稷則布衣是服不同八也祭地七獻祭社三獻是獻不同九也祭地以後稷配祭社以句龍配是配不同十也地為大祀社為次祀是等不同十一也陳氏禮書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也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是祭稱示不同十二也周禮大司樂五變而致土示八變而致地祇是樂之致示不同十三也經傳所載祭地祭社之不同如此乃胡五峯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子郊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裡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示之位兩圭有邸舞戚池以祀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社對郊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揚信齋辨之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致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

子社也且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夏至祭地於方澤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所謂正祭也左祖右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祭地則祭社可知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此所謂告祭也又曰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愚按天子一歲祭天有四祭地則唯夏至一祭者詩載芣苢豐年月令割祠公社凡軍旅會同田獵災青皆有事焉祭社稷皆所以祭地示故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而地之正祭不嫌於疏也正祭之正祭反有時不舉宜胡氏祭地即祭社之誤所自來也明乎天子所祭者地惟方澤一祭則社之祭土不得混於祭地矣山堂考索謂地者后土之總稱社若地亦之屬而非即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即天蓋古之聖明尊天親地郊天大雩祈穀明堂五帝皆天也而莫尊於郊方澤泰社皆地也而所親在社故書多以郊社並稱者於天舉所尊於地舉所親皆言其理而非言制也吳紉清曰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為至重唯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與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南北郊之禮也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是禮社不與郊敵黃澤曰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燔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天母地豈有可辱可責之理則社非祭地明矣諸儒之辨痛快明確如此乃近世朱鶴齡齊召南顧棟高蔡德尊諸人尚沿其誤而弗深考何耶

北郊配位議

徐乾學

康熙二十四年某月太常卿徐元珙條奏北郊之禮皇地祇位北向

祖宗配位當以西為左東為右請祭政和禮

改正奉

皇上諭令學士臣乾學臣吳孝論古時所行典禮撰議以進者臣等竊思凡祀典有正位方有配位配位

之左右不同正位向南則東為左而西為右正位向北則西為左而東為右臣謹案北郊配位自漢光武中元二年始地祇南向薄太后配位東設西向唐開元二十一年祭地方丘地祇南向高祖配位東設西向此地祇南向配位居左之証也至宋政和四年用北壙陰之義改地壇向北配位從正位而改故宋太祖位西設東向蓋地祇既北向則配位以西為上西方即左也此地祇北向配位居左之証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於安定門外用宋舊制地祇北向則當以西為左矣而其配位猶設於東與古禮不合本朝因之未曾改正但明制配位止一太祖我朝

三聖並配所設

祖宗位次尤宜詳為考定今朝臣憚於改作不考政和之禮託言地道尚右謂不必更張似非篤論其曰地道尚右者乃周禮注疏解左宗朝右社覆之義郊壇配位從未嘗以此為斷臣謹案嘉靖紀典考云禮臣進呈陳設圖式方丘壇皇

祇北向配位居左是嘉靖時尚左而不尚右明矣順治十四年禮部題請奉安神主配向方澤禮恭奉
太祖配位
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是 本朝之制亦尚左而非尚右明矣蓋嘉靖議禮諸臣原知以左為尊而禮官誤執以東

為左當是有司之過有待於 本朝釐正者也至有以社稷壇尚右為言者臣謹按社東稷西異壇同壇主皆北向各自
成尊其來已久然魏晉社壇間或南向惟肅齊武帝時何佟之建議社壇北向稷壇東向是稷為配社之壇豈非配當在
左乎唐開元禮太社太稷北向設后土於太社之左設右稷於太稷之左俱東向夫曰左則非尚右矣曰東則在西方
矣豈非以西為左而配必存在左乎宋政和五禮及孝宗時社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於左明世宗實錄嘉靖九年正月
亦有勾龍后稷西北東向一條惟會典所載東西方向稍異耳足知社稷北向則配位當在西方蓋雖與地壇之制不同
其配位居左於理則一此正可以參稽而得者也若夫唐宋明郊祀亦有三祖二祖並侑之禮皆以序設位一方不分左
右莫若降敕集議采用舊典無使 三后在天之靈稍有未安臣等淺學識仰承 明問不敢不以所聞具對
謹議

地壇配位

徐乾學

或問予之論地壇配位謂配必在左左右無定而東西一定有說乎曰有當歷考前代地壇之制自漢而唐而宋而金率
皆南向既已南向則祖宗配位必東設西向以居於左不待言矣若北向則自宋政和四年始其時以太祖配地用太常
禮院言西設而東向行凡十二年夫正位南向則配位以東為左正位北向則配位以西為左此義之最易明者此宋政
和之制允合典禮確不可移者也迨明嘉靖間分建南北為壇北郊我 朝因之而不變皇祇之正位由是而定矣而

祖宗之配位乃有可議者則自有明之貽誤也彼時夏桂洲諸臣紛紛建議止論南北之宜分不宜合配享之宜一
不宜二未有援宋政和之制以明北壇配位之宜西不宜東者遂至以太祖東設西向與天壇無異而不知地壇左右相
易與天壇大不侔矣我 朝因其制亦奉 太祖居右而 三聖並侑遂致有昭穆越次之嫌此所宜急為更

定也曰地道尚右何必左耶曰非也明之以太祖居右及我 朝之奉 太祖居右皆非謂地壇之內遂宜以右為

尊也蓋亦皆知左之為尊而謂配位必宜居右也何以言之嘉靖祀典禮臣題請園丘上帝南向配位居左方丘地祇北

向配位居左則曩日朝議以左為尊也明甚我 朝順治十四年 上諭奉 太祖

題請奉安 太祖配位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奉 旨是遵行在案則當時 聖裁以左為尊也又明甚

夫既以左為尊而明會典所載及今現行壇制乃皆居右者此直有司奉行之誤執東為左一時未及詳審耳夫豈有尚右之說以右為尊而謂地壇配位宜居於右也哉是則今日之更定非更定前明之制也亦非更定我世祖之制也不過更定有司之誤正宜合乎前明居左之說之欲行而未行者也正以遵我世祖時居左之說之欲行而未

行者也要之今日配位謂不宜更定者必謂天壇南向以東為左地壇北向亦以東為左然後可如其不然則固明知地壇之內以東為右也夫既知地壇之以東為右也而乃以尚右文其說何耶此其所以急宜更定也曰明制社稷壇之配后上西向后稷東向是東西無一定乎曰此明祖一時之見非有所據也開元禮載祭太社太稷儀設太社太稷於壇上北向設后上於太社之左設后稷於太稷之左俱東向又諸州祭社稷儀社壇稷壇皆北向設后上於社神之左設后稷於稷神之左俱東向政和五禮新儀載社壇北向以后上配東向稷壇北向以后稷配亦東向是唐宋后土后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於左並無尚右之說也宋孝宗淳熙四年設社稷於壇之南方北向設后土句芒氏后稷氏於其西位東向按孝宗時似合太社太稷在一壇者其社於稷孰在左雖無可考然其配位則又皆並列於西而在左矣並無尚右之說也曰宋政和之禮徽宗祭京何足稱乎曰政和時雖非賢君相其議禮未嘗非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故陳祥道禮書定為北郊皇地祇之位當主北向但自古惟宋政和四年始行此禮地祇既北向則配位當在西方東向明嘉靖九年既用政和之禮地祇北向而配位獨東方西向是自違戾矣抑其所以更定則有說焉自晉郊壇之制以二祖三祖配者唐宋明皆有之要皆以次並列從未有以昭穆對序者豈若易昭穆之對序而奉祖宗以次並列乎左則既無越次之嫌而一時紛紛之說亦可以略而不論矣

請立雲壇疏

御史徐以升

竊維堯水湯旱聖世不免災異之乘禱雨祈晴古來原有特舉之禮我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歲春夏以來畿輔地方偶爾雨澤愆期原非遽稱災異而深宮齋禱默致精禱思旨頻頒大沛解澤并命禮臣設壇虔誠禱祈

仰見聖主如傷屢念為民請命之誠心臣竊以為祀典所在有亟宜修舉者按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蓋古者有雩祭之典所以為百穀祈膏雨也禮記祭法曰雩嘗祭水旱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為常雩乃若偶逢亢旱則又有雩周禮樞人旱暵具其雲飲春秋書雩二十有一故有一日而再雩者早甚也是又因旱而雩義雖不同要之雩祭之典自古有之考字義雩者吁嗟求雨之意其制則

為壇於南郊之旁故晉南門為雲門是雲壇實有其地矣自西漢之世雲禮始廢則禘祀天地宗廟晉永和時議制雲壇於國南郊梁武帝移雲壇於東郊又改燔燎而從坎瘞唐太宗又雲祀於南郊宋制孟夏雲祀昊天上帝前明雲壇在泰元門外是歷代皆有雲也我朝禮制具備會典亦載有躬禱之儀獨於雲祭尚未設有壇壝似屬闕典雖郊祀之禮亦有雲雨風雷之神與嶽鎮海瀆之位而禮必有所專設乃於祈禱之典似覺更為誠敬周詳伏乞我皇上勅下

在朝禮臣博求典故詳考制度於京城之內擇地建立雲壇仿古龍見而雲之禮每年屆期擇日致祭一次偶遇亢旱愆陽雨澤稀少即於望告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者以祈求雨澤無庸於各宮觀處祈禱再查祈雨所晴事同一體倘有雨水過多祈求開霽之處請照祭法雲雲祭水旱之例亦以雨壇致祭庶誠敬克申於典禮似為允洽至僧道諷經考周禮巫師神巫而舞雩故古有歲旱巫巫之說然縣子之對魯穆公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不已疏乎今僧道諷經求雨是亦巫師之意也其或各寺觀有願祈求者亦聽其自致虔心不必從事壇壝至禁止屠宰一事查唐開元間有禁止屠宰例然稽之雲禮亦用牲牢故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惟祀神之外則當禁止至於不理刑名則各衙門事件繁多反致稽遲淹滯如答杖等罪不過懲儆司頑原非大傷民命未必遂至于和若概從寬釋愚頑之徒反為得計亦開姑息養奸之漸臣愚以為刑名案件似應照常辦理臣又考之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自古雨暘寒燠休咎攸關不獨人君當誠心修省即大小臣工皆宜有省躬省職之思至於直省府州縣亦應並設雲壇俾展祈求之典臣請嗣後京師地方或遇雨暘偶爾愆期應致祈禱者皇上於大內虔誠致禱又特遣大臣官員詣壇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員如何分班詣壇虔誠致禱又直省官員遇本地地方水旱詣壇祈禱之處伏乞勅下禮臣一併詳議酌定儀注遵照通行庶大典舉而誠敬昭以對越上帝以消弭災沴而古禮咸備矣

請舉秋報大典疏 乾隆十八年

光祿寺少卿 龔學海

竊惟王者父天母地事天一如事親宗廟之禮禘祫而外四時備享其祀天也冬圓丘春祈穀夏大雩至享帝則秋祭也唐虞三代以來典制雖異而祀義則同簡冊俱存班班可考我皇上乘乾御宇敬天勤民祈穀久祀諸大禮每歲躬親復特舉常雩示為民祈禱至意古制備祀事明所謂十載一時也然有未舉行者季秋享帝大祀耳臣聞雲祈也祈百穀之雨也享報也報百穀之成也有祈必有報祭之禮也且夫祭天所以法天四德備而為乾四時具而成歲秋享之祭協春祈以伸崇報歲祀全而天人合聖天子隆舉斯禮端在今日臣謹按季秋享帝之文載在月令而秋祀是

天上帝開元禮亦復可稽程子云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因民之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
冬則圓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欽惟我 皇上愛養黎元有如無已當夫萬寶告成普天豐樂皆上天錫佑之恩仰祈

舉行季秋享帝大祀以答天庥以合於四時備祭之義洽四海之歡心益展 聖主敬天勤民至意至其規制儀文之

詳仰祈 敕下禮臣敬謹集議要於酌古宜今斯所為式來茲而先前牒者也微臣學識謏陋典禮未諳但幸禮樂明

備之時承乏執事奔走之末敬獻芻蕘用抒忱悃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城隍考

秦惠田

祈報之祭達於王公士庶京國郡邑而無不備者在古唯社稷而後世則有城隍且其義具秩頗與社稷類而威靈赫
濯奔走正祀為民物之保障官吏之所倚庇者則更甚於社稷在易泰之上六曰城復於隍禮記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
為蜡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詩大雅曰崇墉言墉與庸同說者謂即古祭城隍之始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
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況有一物則有一物之神近而居室飲食如門戶戶竈中需高皆有祀矧夫高城深溝為一方
之屏蔽者哉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是天時不如地利又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
而民弗去是城隍直與地方民物相依為命誠不殊於社稷矣民為責社稷次之其祀顧不重與但社稷所以養人而城
隍所以衛人且濟隍為城亦土之功用則社宜足以該之然而古人必別有水庸之祭而後世且盛於社稷者竊意三代
時封建法行分茅胙土首重社稷即降而卿大夫莫不有采地下而農夫亦有井田衣租食力專以土穀為重故自天子
諸侯而外大夫以下咸置社稷即降而卿大夫莫不有采地下而農夫亦有井田衣租食力專以土穀為重故自天子
郡縣而兵戈盜賊戰攻防守之事起遂專以城池為固守土之臣齋肅戰栗而嚴事之平時則水旱疾疫於以祈禳有事
則衛民衛敵於焉請禱亦理勢之不得不然者故自兩漢以後廟祀見於乘志者則有吳赤烏之年號而北齊書慕容儼
傳載儼守郢城禱城隍護佑事矣唐諸州長史刺史如張說張九齡杜牧輩皆有祭文傳於世迨後唐清泰中遂封以王
爵宋建隆後其祀遍天下明初京師郡縣並為壇以祭加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洪武三年去封號二十年改建廟
宇俱如公廨設座判事如長史狀迄於牧守縣令朔望展謁文廟外則唯城隍偶有水旱鞠踣拜叩呼號祈禱實唯城隍
迎神賽會百姓施捨恐後亦唯城隍街巷牒訴辨訟曲直疫癘死亡幽異譴謫罷法輸罪亦莫不奔走歸於城隍命至廟
貌之巍我重服之鮮華血食品饌之豐饗歲時伏臘陰晴朝暮史正紛若殆無虛日較之社稷之春祈秋報割祠繁絲用

牲伐鼓蓋什伯矣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苟可以庇民利國者揆之聖人神道設教之意列之祀典固所不廢雖古事殊其誼一也

考祀典正禮俗疏

陶正靖

竊臣於上年七月奉

旨兼禮書館行走臣分修祭禮已次第具稿交送部臣俟審定外伏惟 國家制作大備

皇上加意修明凡舊典異同必須詳訂習俗之弊尤宜大為之防查會典載北嶽恒山順治初直隸曲陽縣祭十七年移祭渾源州謹按周禮鄭康成註恒山在上曲陽漢書郊祀志地理志並同酈道元水經注上曲陽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隋改曲陽為恒陽故地理志曰恒陽有恒山而唐元和酈縣志有恒嶽觀在恒陽縣南百餘步又有恒嶽下廟在縣西四十步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五年復更恒陽縣曰曲陽又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沈括筆談云北嶽一名大茂山岳祠舊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胡渭禹貢錐指曰大茂山在今阜平縣東北七十里接曲陽界為北嶽之絕頂舊祠在其下故昔舉此以表恒山也漢唐宋以來諸書所載大略如此今定州曲陽縣西有舊北嶽廟崇朝碑碣俱存自明統志以水經注有嶽舊縣南面元嶽之語遂謂恒山在山西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有北嶽廟在州南五里云即舜巡狩處蓋皆流俗傳會其實自明以前初無此說也明尚書馬文升巡撫胡來貢先後請移祀於渾源歷經禮部侍郎倪岳尚書沈鯉駁寢至本朝順治十七年因臣下之請未經博考遂改祀於渾源州禹貢錐指謂州距大茂約三百餘里雖或峰巒相接未可強合為一蓋指移祀之失也夫廢數千年相沿之典而從流俗傳會之說誠所未安所宜詳定者一也歷代帝王自唐始立廟於京城惟祀三皇五帝其餘則建廟於所都之地各以其臣配享明洪武初祀三皇五帝三王並漢以後創業之君以歷代名臣從祀本朝順治二年增祀遼金元明五帝從祀名臣三十九人康熙六十年增祀歷代諸帝一百四十有三名臣四十加隆先代甚盛典也惟是當日禮臣未能詳繹

聖祖仁皇帝諭旨

故所增祀者尚有未當亦多缺略若夏王孔甲商王祖甲史記譏其淫亂周悼王見害於子朝西漢之業衰於元成東漢之作傾於桓靈以至唐宋之季太阿旁落無復綱紀及明之武宗荒淫失德所當以明之神宗泰昌天啟三君為比

聖祖謂不可與亡國例論

者也又如魏之孝文帝周之世宗卓然為一代令主 國家每遇大典專官祭告而廟祀缺焉無乃自相繆戾乎至從祀諸臣遺漏猶多商之賢臣若伊陟臣扈平咸平賢甘盤皆見於書周公所稱道周初賢臣若閔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皆在

十亂之數乃不得與方召諸臣並營組豆又攷自漢以來奉公盡節如東漢第五倫純德不渝如後魏高允盡忠匡諫如唐魏徵剛賢太平如宋王旦才稱王佐如元耶律楚材則正清嚴如明王恕定策安國如楊廷和皆古今來最顯名之賢輔而今皆略焉何以厥尚論之公心哉夫宗廟尚有祧毀先代帝王之祀以及功德及人耳苟無功德可稱於法即不當祀臣又查歷代帝王陵寢祭告之處會典開載凡守成令主略備謂宜據此為定或量加增益用禱

聖祖仁皇帝

至意至祀享諸臣蓋所謂社稷之臣功在祖宗者不必拘配食具君之例此又宜詳訂者一也以上二條似應 勅部集議諸經史核諸祭法詳加參定庶幾永垂法守無俾後來擬議至禮書例內正俗一條聲齊教化於是乎在最關緊要竊見臣庶之家往往聞於祭祀而侈於婚喪隨則力猶可為而不為侈則力不足而強為之至稱貨破產而不顧雖有知禮之人迫於眾咻不能自異如婚禮之用刻絲轎圍費至二三十金假借一時炫視道路此京師江浙所同也浙江經前撫朱軾禁止民以為便迄今未如尚遵行與否又如山西俗最儉樸而喪禮雕刻紙幡中人家費以百計豪家費以千計此臣所聞之原任御史陳豫朋者諸如此類並應嚴禁但直省習俗攸殊若行文查詢動經歲月京師萬方輻輳請 勅該部通行各衙門傳知屬員並候選進士舉貢凡本處習俗悖理傷財之事許據實開送到館部臣纂修官會同商酌若所費無多於理未悖者姑從微較之義無容置議其有悖理傷化費財無益之事彙集具奏先行請 旨勅禁仍載入禮書犯者以違制論如此庶足仰副戎 皇上正德厚生之至意

請酌定先師祀典疏

國子監祭酒王士禎

竊惟聖莫盛於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之君莫不奉以為師崇其秩祀我 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從而隆之不拘于其他也臣考之前代自漢高帝始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成化宏治間尊以八佾十二筵互雖歷代因革損益不同要以 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崇祀之典有隆而無替其改大祀而為中祀則嘉靖九年張孚敬之議也伏思孔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堯舜禹湯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絕於見聞若君臣臣父子子得孔子而倫彝不泯於宇宙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享教之意不過以孔子生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則孔子非但不得舞八佾并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尊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從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 皇上文德武功超邁隆古褒崇正學誅斥異端作君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以上軼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祈 勅下禮臣及廷臣集議 先師祀典

邊豆樂舞酌米成化宏治年間儀制俾一百五十餘年闕略之禮煌然復昭於窮矣

聖世尊師重道之盛典將垂範於無窮矣

停止封禪等議

張玉書

該臣等議得詞臣曹永疏稱祀典國之大事三五以來無不以成功告於上帝封禪書及班固諸儒言泰山五岳之長神靈所聚因高崇天謂之封就廣增地謂之禪刻石紀號甚盛典也逮秦漢唐宋有事岱宗者勞民費財失對越之意後世遂不敢申明其禮不知因名山升中與天相見其為典禮至尊至重又黃帝上元甲子貝元運會由是封禪勒成漢武帝不得其時則以十一月甲子朔至應之而數千年之景運通協於今日功成治定之後皇上以精一執中為奉若上帝之命不可不報山川百神之助不可不答運世之本開基之功德不可不紀宜勿憚登陟亟議告成考漢唐儀注行之簡易等語伏考封禪之說不著於經司馬遷封禪書乃引管仲古封禪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佐即許懋極言其妄綱目是之至於甲子紀歲始於黃帝其為上元甲子則史無明文即管仲言黃帝封禪亦未指其年為甲子之年也又按書傳舜至岱宗燔柴祀天原非封禪唐虞三代以前實無登封故事可考其史鑑所紀則有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真宗行封禪禮所紀禮儀則有築壇設壇及玉策玉牒玉簡金匱金繩金泥之制需費甚煩且禮不合於經雖從簡易亦於義無當仰惟皇上聖德布昭神謀默運內除莠孽外靖鯨鯢文教覃敷武功赫濯巍巍蕩蕩直與堯舜比隆而皇上敬天凝命至誠感神無一事不與天意相流通無一時不與天心相降降則所以仰答神明茂膺休祉者固無所不極其盛矣比者三逆蕩平已遣官告祭郊廟社稷嶽瀆海鎮諸神臺灣歸順又專告郊廟社稷一應典禮俱經舉行封禪告成之禮無庸議又科臣王承祖疏請倣唐帝之制巡幸東方察閭閻之利病問風俗之厚薄設祭方岳以祈年豐禱雨澤又東岳密邇孔里御輦所往觀其車服禮祭亦千古盛事等語伏考一歲之內徧巡四岳此三代以前巡省諸侯之禮自設郡縣以後未有行者舜之燔柴原因巡守行告至禮其望秩山川是因祭天而望祭東方之山川非專祭泰山之神也哉皇上鑾輿巡歷凡所至之地輒詢考吏治延訪輿情或訓飭官方或特加蠲賑無非省方問俗勤民重農至意其祭山祈年並禱雨澤之事非禮典所載應無庸議至歷代帝王詣孔里始於漢高帝後則漢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明皇後周太祖宋真宗皆以經過魯地展祀未有專詣闕里故事我皇上博綜經學宏開心傳重道崇文千古莫並其東巡特祀闕里應候睿裁疏內又言封禪之事秦皇漢武不過耀德張

功後世都為臣等已於曹本疏內議復無庸另議

昭代樂章奏紀

張王書

順治元年八月

世祖章皇帝至燕京九月朔即

皇帝位將以十月告祭

天地宗廟社稷時樂章未定

大學士臣銓臣承疇臣陞上言郊廟社稷樂章前代皆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魏漢曲名各別不可枚舉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寶元郊社用成宗廟用昇明用和今我朝創平寇亂以有天下有與萬邦黎獻共享太平之義樂名宜更用平其節則郊社九奏社稷七奏宗廟六奏制可美命翰林諸臣分撰樂章擬定太常寺頒示樂舞諸生以時肄習焉今考各壇廟樂章其辭明肅簡穆取乎達將享之忱洽幽明之德而非靈之厄馬白麟赤蛟諸歌誇奇瑞於天神人鬼之前者可比此所謂古樂之遺音宮絃之雅奏也而臣愚竊謂廟樂始於三頌詩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頌自有成及契以迄成湯武丁周頌自后稷太王以及文武成康皆發揚其文德武功之盛以達於詩歌藏於太府漢郊廟詩樂不及祖宗之事則班固譏焉晉泰始中傅元製登歌七章分祀七廟自是歷代相沿皆各有廟堂之樂蓋禮不忘其本樂樂其所自生古之義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國三十有二

太宗文皇帝益繼而光大之迄

世祖章皇帝底定方夏混一

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國三十有二

發皇盛治庶幾

祖宗艱難創垂之烈得以昭示來茲而使取遵立裸享之弊微諸神聽得毋於形容盛美之韻猶

有缺焉者與謹按典制元會樂作於殿上名曰升平八所陳皆昭代故事率以滿洲舊臣充其選有旌旄弓矢躍馬浪陣之容有屈伸追反俯仰疾徐之節特以歌辭無漢音未遑頌之太常俾樂工肄習臣謂應命儒臣援據其事撰譯歌詩為

高廟樂

文廟樂更益以入中原靖羣冠諸舞為

世廟樂聲容悉造事實而律譜則太和洋溢之氣塞

於宇宙而國運之寔昌寔熾可以預卜矣

論鐘律疏乾隆六年

張照

奉

旨查考編鐘倍半之制及有設而不作之故除倍律鐘在黃鐘前從低至高不便移易之故已於初五日合詞具

奏不另開陳外查得編鐘一架上八下八上為陽律下為陰呂向來考擊之節

北郊

月壇則用大呂為宮用黃鐘為宮則擊上鐘不擊下鐘若用大呂為宮則止擊下鐘

典皆用黃鐘為宮

北郊

月壇則用大呂為宮用黃鐘為宮則擊上鐘不擊下鐘若用大呂為宮則止擊下鐘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下鐘亦有時而擊若

皇月聖世文苑編

卷二

文教部七

禮樂

二

太常寺樂工則知之矣然而其所以然之故則各不能知也若上八鐘內又有三鐘不擊者則以八鐘原止七音姑洗為宮黃鐘起調為工字調倍夷則無射為變徵太簇為變宮三鐘不入調是以不擊工字調而外則惟二鐘不擊如以太簇為宮倍無射起調為尺字調則倍夷則無射太簇三鐘皆擊而黃鐘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二鐘又當不擊矣是上三鐘亦有不擊者因歷來俱以黃鐘調為黃鐘宮故為考擊之所不及而非設而不作也儒生不知音律謂黃鐘為聲氣之元萬物之母郊廟朝廷必須用黃鐘為宮否則有礙不知黃鐘為宮其第一聲便是下羽除變宮變徵不入調外商角徵羽必須迭用若聲聲皆是黃鐘則晏子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之況太武之樂即是無射為宮載在國語無射乃陽律之窮而武王用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所不可亦明矣況明代及我朝隆盛如斯則迂儒之論不足信又甚明但自黃鐘為宮及考定之後始知一向誤以太簇為宮而明代盛衰不一我朝隆盛如斯則迂儒之論不足信又甚明但自黃鐘以上音以漸高自黃鐘以下音必漸低其八音諧和與否非歷試不能明曉容臣等詳悉查考辦理再行請旨

論樂律及權量疏乾隆六年

張照

臣伏蒙 天語垂問古樂今樂雅樂俗樂之變律度量衡之易由同樂音樂字之本末同異編鐘倍律及有設而不作之故臣章句鯁生不學撓縵其於律呂目割耳食非有真得承 闕茫昧震懼失圖竊惟古樂自周衰而廢仲尼以前魯猶守之季札觀樂載在左氏迨師摯適齊在魯者亦遂淪墜論語所記記樂亡也魏文侯與子夏問答語在樂記時去師摯適齊未遠列國猶有古光片羽至於七國入秦而漸滅盡矣雖然觀子夏言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則知樂之與音猶識之與性性不離識不涉識識不同性不異性樂不離音不涉音音不同樂不異樂識在則性固無所虧音在則樂亦無所闕性雖無虧而必俟空有雙融始能見樂雖無闕而必俟欲淨理純始可作縱使博摶考擊之法笙鏞鐘鼓之制於今泯焉而宮商角徵羽出於天然非人力之所得與則豈世代今古之可殊古樂安得而亡況黃鐘之管曾經 聖祖仁皇帝考定而樂器制度散見於經史者猶可沿流以溯源哉惟在人存政舉而已樂經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蓋樂德則以理義養其心樂語則以聲音養其耳樂舞則以舞蹈養其血脈耳古人所謂以樂教者如此所以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後世不知樂為教之事故其職領於有司而已學士大夫鮮有知者其精微之旨不傳而徒索之鏗鐸節奏已不足以和神人況太常工人記其髣髴用之郊廟者存什一於千百耳其施之民間日用莫非子夏所謂及後俸儒孫雜子女則其所化之民所成之俗

當何如耶溯自列國時古樂既廢俗樂繁興桑間濮上之音流入宮掖左氏所稱撞鐘舞女吳越春秋所載越夫人教舞史記所載優俳優施之屬自朝廷以至閭巷以娛心志以悅耳目莫不用是惟郊廟所用則略存古樂之鏗鏘百姓不得而知則謂之曰古樂亡也亦宜非樂亡也樂教亡也使鏗鏘之節同於古而即可謂之古樂則孔子亦不當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矣使罷必簣梓土鼓歌必鹿鳴四牡而後可謂之古樂則孟子又不當曰今之樂猶古之樂矣孔孟之言必同而無異則古樂在令匪存而匪亡斷可識矣迨漢高祖入秦有制氏者世隸太常記其度數叔孫通因之制為漢樂高祖好楚聲唐山夫人為安世樂寶楚聲用之房中安世樂秦名壽人或曰即閼廬之度數至文帝時以奉高祖祠廟而楚聲又混入古樂矣漢武帝以訶者延年為協律都尉造新聲制樂章述己功德陳之宗廟為太一天馬等歌汲黯諫丞相公孫宏斥黯誹謗先儒以古樂之亡斷自漢武馬嗣後俗樂音節盡入古樂如油入麵越世愈久愈不可考歷代雖欲修明無徵不信人自為說莫能斷其是非史氏但以用之宗廟朝廷者曰古樂雅樂其雖在朝廷而本出於里巷者謂之今樂俗樂依古有雅樂部俗樂部前明以來亦有太常部教坊部其源流沿革文雖煩蹟而亦具有條貫另單開呈濂溪周子有言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於耳感於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此數語者狀古樂之音最為明盡夫目之司視也口之司味也凡悅目悅口之物未有不敗道而傷生者何獨於耳而有殊故凡樂聲激烈慷慨流蕩靡曼則耳必悅之若淡且和何悅之有古之作樂於以養德後之作樂於以悅耳所以三代而下朝廷之上奮然欲正樂復古者屢矣而卒不能者蓋以反乎周子之言而未嘗於此加之意與至於度也量也權衡也皆本於律尚矣黃鐘為聲氣之元象數之本度量權衡皆於是受法度量權衡正而人生日用萬事從焉

皇上深維事本而期四海之同誠

立政要之也按漢書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各自其十以陞於引而其度審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侖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十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各自其十以升於斛而五量嘉矣權衡者權重也衡平也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歷代諸儒考古制者皆以此為鼻祖焉夫黃鐘元聲自在天壤而造律之尺難得其真蔡元定律呂新書所載有周尺漢劉歆銅斛尺蔡邕銅侖尺建武銅尺魏杜夔尺晉田文玉尺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劉曜土圭尺劉宋錢樂之渾儀尺後魏元延明尺後周玉尺梁景表尺隋開皇本尺五代玉樓律準尺宋和峴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鄭保信尺大成樂尺共二十種其同異則宋史詳之至於量周制則見考工記栗氏

為量章漢志則見漢書律志至陳梁則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復晉古玉升仿其制頒天下徑七尺八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以彼時官斗較之多三合四勺隋開皇以古三升為一升大業後復古升嗣後史無其文至於權衡漢志雖詳而不知其器之何似石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國石有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云又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具有銘銘七十九字識者云皆王莽所造也梁陳以前猶依漢古秤齊以晉宋時一斤八兩為一斤開皇時以三斤為一斤大業中復古秤貞觀時鑄銅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符古玉尺玉斗藏於大學署武后時亡之宋濬化間詔以矩黍依古法較定權衡史稱其制為精備頒之天下奸弊無所措元明兩朝無聞焉我

聖祖仁皇帝心

通天矩學貫神樞既以斗尺秤法馬式頒之天下又凡省府州縣皆有鐵斛收糧放餉一準諸平遠則有刑又恐法久易湮且古法累黍定度度立而量與權衡準焉度既不齊黍數即不符合躬親聚黍布算而得今尺八寸一分恰合

十二百黍之分符于天數之九九於以定黃鐘之律尺既定矣又恐不寓諸詔則法不可明乃於

御製數理精蘊

書內載其法以金銀製為方寸著其輕重而度與權衡之準瞭如指掌雍正九年列之為表載入大清會典頒行天下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臣以為在今日非法度之不立在本行之未能請

命有司按表成造尺秤法馬斗斛頒

行天下再為申明違式之禁務使畫一併令直省將會典內權量表刊刻頒布使人人共曉或亦同之一法也五方風

氣不齊民俗所便各異然在官者有一定之程則能以我之至齊齊彼之不齊而不齊者亦齊其所不齊亦無害臣昔聞

於

聖祖仁皇帝者如此今蒙 聖諭虞舜巡狩同律度量衡惟其時亦有不同者是以同之若其皆同何同之

有然而在戎者安可不同至哉

聖言信乎

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臣又謂立法固當深講而用法自在得

人度量權衡雖同而官司用之入則重出則輕而以為家肥其鄙陋更甚者轉以此為國利譬如平糶以穀貴故平其價也往者有司轉就民間貴價之數略減五分以責官米則加以銀色法馬使費之數必轉貴於現在之貴價矣於是米價以平糶而愈貴鄙陋之見曰此乃國之利也否則曰如此乃可告無罪也豈不與平糶之意適相反耶行之在上如此百姓至愚必以為度量權衡 國家本無定準浸假而民間各自為制浸假而官司轉從民制以為便此歷代度量權衡所以不同之本也夫期民間之恪守先從官司之恪守始臣愚見如此伏候 聖訓至樂首與工尺樂字之根本同異及編鐘倍半之制現在與莊親王校定聲律容另摺合詞具奏

論樂

陸世儀